

青未了·连载

5

被告黑状



《李鸿章发迹史》

◆出版社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◆作者:汪衍振

从政40年,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,面对无数或明或暗的对手,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,李鸿章总能从空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,一直被弹劾,谁也扳不倒;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上坐25年,权倾天下。本书全面揭开李鸿章40年稳如泰山的宦海谋略。

吕贤基气愤地对李鸿章说道:“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?袁午桥在河南,不经本部堂同意,擅自招募了两营团勇,又募集到二十余万两白银和十余万石粮草,他这不是要反天吗?”

李鸿章不解道:“这是天大的好事啊!有了银子,又有了粮草,购枪买马,全有着落了!袁大人可是立了大功了!”

吕贤基一脸:“李少荃,你不要说风凉话!你是成心想看本部堂笑话是不是?你体恤!离了袁午桥和你李少荃,本部堂照样能募勇!照样能募捐!照样能筹粮!你信不信?”

“大人何出此言?下官怎么越听越糊涂?大人能否把话说明白一些?”李鸿章心中也有些不快,强忍着压住怒火。

吕贤基用鼻子哼道:“袁午桥带着招募的豫勇,押着粮草和银子,早在一个月前就到了宿州。他现在已经不是本部堂的帮办,而是周天爵的帮办了!若不是昨儿接到圣谕,本部堂至今尚蒙在鼓里!本部堂一直想不明白,你们两个随我出京至今,本部堂何曾半点轻慢过?”

有哪一件事不是先同你们商量好了再办的?”

李鸿章知道吕贤基是让袁甲三气疯了,于是便不再言语,心里却道:“你吕侍郎自从到了安徽,你办哪一件事同我们商量过?摊上你这样的上级,只能自认倒霉!”

吕贤基见李鸿章低头不说话,便斜着眼睛道:“李少荃,听三爹讲,你到了庐州,凡事都和福济商量,还用募捐来的银子,请各县的乡绅吃了好几顿酒。这不是真的?募捐的是那样,是用来练和你李少荃,本部堂照样能募勇!不是用来挥霍的!这要传到上头,一旦朝廷怪罪下来,谁担当得起?你如此胡闹,会出大事的!”

李鸿章见吕贤基越说越多,只好道:“大人教训的是,是下官一时大意,惹大人生气了。下官以后一定多加注意。大人若无其他吩咐,下官先行告退。”

吕贤基气稍缓和了一下:“少荃哪,说起来呢,请乡绅吃顿酒也不算什么大事,但你不该自作主张。就算不提前向本部堂通禀,也该提前和三爹商议一下。为这件事,三爹非常生气。若不是本部堂

替你压着,他老是一定要同你大闹一场的。三爹虽无功名,但在旌德方圆百里,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他虽与本部堂不在五服之内,但毕竟是我的长辈。少荃,本部堂的话,你听清了吗?”

李鸿章心里很不满,面无表情地答:“下官听清了,下官先行告退。”回到自己的办公室,李鸿章越想越气,一脚把椅子踢翻,顿了顿,又把椅子扶正,坐在上面歇息。

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,袁甲三的事,吕贤基为什么把自己也牵扯进去?转投周天爵的是袁甲三,又不是他李鸿章!吕贤基对他大发雷霆的用意何在?莫非吕贤基怀疑袁甲三转投周天爵,是他怂恿的?如果真是那样,以后日子不好过的,恐怕就不是袁甲三,反倒是他李鸿章了。

其实李鸿章并不太了解吕贤基。吕贤基出身两榜,道德文章名冠一时。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,就是太重视乡道,尤其高看原籍的老亲、故旧。旌德的人提起他,无不竖大拇指,说他没架子,在乡亲面前不打官腔。就在李鸿章奉命同着吕三爹到庐州办差期间,

投奔到他身边的那些老亲、故旧,便开始轮番在他的面前诋毁袁甲三、李鸿章二人。

先说袁甲三不把他们当人看,私下发牢骚,还到外面去玩女人;又说李鸿章到处指手画脚,以钦差自居,背着侍郎大人嫖女人,还私吞公款,搜亲戚们的腰包。吕三爹先李鸿章一步回到舒城后,又无中生有地说了李鸿章许多的坏话。别人说这话吕贤基并不太在意,但亲戚们的话他却不能不听。加之不久袁甲三当真转投了周天爵,吕贤基岂能再信任李鸿章?

十几日后,吕贤基又发公文让袁甲三回旌德招募一营团勇;李鸿章也被委派协同吕三爹到各县去劝捐筹粮。此次到各县办差,李鸿章比上次还卖力。他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,他李鸿章与袁甲三并不是一路人。李鸿章现在急切需要站稳脚跟,否则大志难酬。

一个月后,圣旨下到舒城:照吕贤基所请,吕三爹因劝捐筹粮得力,着赏加七品顶戴知县候补;营官吕大壮,吕二壮以及魏德矛,因募勇得力,着赏加八品军功。

听到最后,李鸿章也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,他的心有些发凉。很显然,吕贤基已经把舒城的团练办成了他吕家军。李鸿章以女儿有病为由向吕贤基告假。

大清第一权臣,一直被弹劾,谁也扳不倒!的为官之道

子阳家买了房 咱立马买家电

宋惠凡对着李佳楠一通唠叨:“不是妈问你过不好,是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压根儿就不拿婚姻当回事,离婚都跟吃饭似的,说翻脸就翻脸,你是女孩儿,将来万一过不好最吃亏的就是你,所以这个事情妈很坚定,必须让他家先买房子!”

“你就不能有好好话说,非得说这丧气的,过不好要半个房子有什么用啊?”一直坐在客厅的李父李大友笑着插了一句嘴,但马上就遭到了老婆的反驳,“我怎么丧气了?我这是丑话说在前面,半个房子那也是佳楠应得的,哎,老头子,这不是咱俩早就商量好的吗,这时候你倒在闺女面前装起好人来了!”

“嘿嘿,佳楠啊,你妈说的是话糙理不糙,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自己留条后路,子阳家买了房咱立马就去买家电家具,全买最好的,咱绝不能让他家瞧不起,最主要的是不能亏着你。”李大友说话还咳嗽几声,李佳楠赶紧给他倒杯水。

“爸,你气管炎又犯了啊?”李佳楠赶紧拿来药,李大友忙喝水服下,“老毛病啦,一到冬天就犯,没事。”

“也不去医院看看,都说了多少次了怎么就是不听呢?讳疾忌医可不是好习惯!”李佳楠顺嘴埋怨着看自己父亲,可余光一瞥,看到

边蹿出一人,“哎哟,你吓死我了!”李佳楠拍着胸口看着周子阳,“你怎么来了?也不打个电话。”

“天太晚了?也不打你一个人,我正准备打电话呢你就下来了。”周子阳也没想到自己被父母撵出来。

李佳楠踮起脚用双手为周子阳暖着耳朵,“你真好。”

周子阳一笑,使劲儿搓热自己的手,然后把李佳楠的手揣进自己的棉袄兜里,“咱回家吧。”

街上的行人格外少,只有偶尔与他们擦身而过的路人急匆匆地赶路,可李佳楠和周子阳今日却都没有坐车回家的意思,就这样慢慢地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“咱的事跟你父母说了吗?”李佳楠问着。

“佳楠……”周子阳有些不知如何开口,“我妈答应咱首付房款了,我心想反正就咱俩住也用不着买太大的,你说咱买个二手房好不好?”

“首付?”李佳楠的面色有点不高兴,“首付几成啊?干嘛要买二手房啊?现在二手房跟新房价格没什么区别,临了咱还住个旧的。”

周子阳心里叹气:“二手房不省装修了吗?你看咱俩谁能有时间看着工人装?再说,现在的涂料虽然是有国家严格标准的,但新房装修完就搬进去住还是对身体不好,反正现在我们就俩住,有个四十平方米左右的也就够了。”

李佳楠忽然停下脚步看着他,“周子阳,今天我妈你爸到底说了什么?你有什么话直说。”

周子阳赶紧上前拉着她的手,“你又多心,我爸我妈真没说什么,都主动说给咱们付个首付买房了,我琢磨着反正咱们也能自己还得起贷款,何必让老人操太多的心。”

李佳楠看着他,“行,那让你妈掏钱吧,马上买房子。”

“你今天跟你父母怎么谈的?”周子阳转移话题。

“我妈说了,给新房置办家电家具。”

“佳楠……我看这买东西的事还是咱们俩人跑,别让老人们跟着转悠了,一来他们的身体不好,再说他们跟咱们的喜好不一样,到时候再因为意见不合耽误工夫就很没必要了,你说呢?”

3



《非婚勿扰》

◆出版社:天津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琉特琴

小说《非婚勿扰》关注的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,讲述了一对步入社会的80后恋人,面对失业、失恋、啃老一系列压力,不得不在爱情和面包之中做出艰难选择的故事。

我们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

推理小说领军人物继《杏烧红》后 直击中国学术腐败

24

神秘女士再次出现



《白色巨塔》

◆出版社:广西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松鹰

小说以中国西部一所高校K大为背景,名记者聂风再次登场和警方联手,通过调查经济学院青年教授钱笑天离奇坠楼自杀事件,层层剥笋,最终揭开了隐藏在博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内的黑洞。故事曲折,悬念迭起,案中有余,其透视社会和人性的深度更加令人震撼。

“大胆怀疑,小心求证。”从老报头口中漏出一句胡诌的名言。

“还有马宁的死,怎么这么巧……”聂风似乎在考虑什么,“抑郁症患者的归宿一定是跳楼吗?”他总觉得有第三只眼睛,看见了他没有看到的东西。这是一名职业记者的直觉告诉他的,但究竟是什么东西,他又说不准。就像峨眉山顶的佛光,依稀朦胧而又清晰可见……

“还有一个细节,”他对老报头说,“钱笑天跳楼前,曾经找葛幼军要过一个黑客软件。我一直没有弄明白,这其中究竟包含着什么信息。”

聂风分析说,按照逻辑,钱笑天最大的可能是去“黑”那个披露剽窃丑闻的网站,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生。这只有三种解释:一是他还来不及出手,就出事了;二是他真的给某个学生要了(在自己陷入丑闻困境时,还有闲暇替学生搞软件吗?);三是他得到这个“紫微剑”软件,另有用途。

那会是什么用途呢?

就在同一天,聂风接到一个意

外的电话。

那个神秘女士再次出现了!

聂风清晰地记得她的声音,话语轻柔,带点伤感。就是在空瓶子酒吧打电话的那个女孩。她在电话里约聂风,当天晚上8点在山川酒廊见面。

山川酒廊位于芳飞路路口,是一家苏格兰风格的酒吧。

聂风准时前往赴约。酒廊里笼罩着一抹温馨的红光。一律的深色小木桌,红木方格条纹桌布,皮背圆木椅。空朴中透着一种明快活泼。空中吊着四盏花形罩大吊灯。

在临窗的一张小木桌旁,坐着一位年轻的女郎。她抬起明眸看了一眼聂风,嘴角微微动了动。凭直觉,聂风知道这就是他要找的人。他走过去,礼貌地打招呼:“你好!我是《西部阳光》的聂风。”

那女孩朝他点点头:“你好,我是钱小曼。”聂风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落座。这时他才发现,面前的女孩有些面熟。对方看出了他目光里的惊奇,笑了笑说:“我们曾经见过面。”

聂风恍悟:她就是上次在空瓶

子酒吧里的蓝衣女郎。此刻她穿着一身兔灰色羊毛衫,戴顶白色毛线帽,很漂亮,一头黑发像瀑布般垂在肩上。看上去她只有二十二三岁,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。

钱小曼自我介绍是钱笑天的妹妹,在一家少儿出版社做编辑。这又给聂风一个意外。“那钱笑天的追悼会,怎么没有看见你?”“假惺惺的追悼会!学校完全是在作秀。我不想看那些嘴脸。”

交谈中,钱小曼流露出对聂风的好感。

“在空瓶子酒吧第一次看见你时,我还以为看错了人。”“看成谁了?”“你和一个香港影星特别像。”“是吗?”“就是,像古天乐。”“我不是古天乐,我是聂风。”聂风的口气颇自豪。“真的,像极了!”“哦,我有那么黑吗?”聂风摸摸脸颊,傻笑。

“帅!”钱小曼两眼含媚。

聂风经常被认错,尤其是遇到那些小女孩子追星族时,更是如此。他已习以为常。

有一个问题让聂风一直纳闷。他问钱小曼:“那一次你哥为什么会爽约?”

钱小曼给聂风透露了其中的玄机。

她说,那天钱笑天有意安排她到酒吧,是观察聂风的。他告诉钱小曼,如果聂风准时到酒吧,就说明他有诚意。钱小曼说:“那天我是提前十五分钟到的。”如果聂风在酒吧空等一小时,说明他这人信得过;如果聂风能空等两小时,那这个人就完全可以信赖。(钱小曼说:“那天你整整等了两个小时。”)聂风恍然大悟。这证明了钱笑天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,考虑问题周全,行事谨慎,而且有点多疑。经过此番考验,看来他确定了对自己的信任。但是,他要告诉聂风什么呢?或者他可能有什么托付吗?可惜的是斯人已不能开口说话……这多少让他有些怅然若失。

聂风试探着问钱小曼:“你哥后来有什么话交代吗?”

“没有。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,就发生了跳楼的悲剧。”她的话有些沉重。

聂风感到失望。钱小曼好像看出了他的情绪。她告诉聂风:“不过,我哥生前曾经寄了一个邮件给我。里面有一盒录音带,上面录了一首曲子。还有一个软盘,上面有个奇怪的文件,加上了密的,很难打开。”